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  
第十九回 林黛玉重興榮國府 劉姥姥三進大觀園

話說大觀園內正在那裡打鞦韆玩兒，聽得牆外有人喝采，李宮裁連忙叫女孩兒們下來了。這牆外喝采的，原來不是別人，便是林良玉、姜景星、賈寶玉三個人，帶著幾個小廝子，溜著幾匹小川馬踏青回來，正從園外望見，所以喝采。這林良玉、姜景星就回去了。寶玉便回到園中來，仍舊要她們再弄這個玩兒。李紈打量著，王夫人回來不說，她的年紀長些不領了眾姐妹看針線，倒反為頭為腦的率領了眾姊妹們玩兒起來，王夫人便不露詞色，但略略的借影兒說一句，就受不住了，所以李宮裁便不肯依，叫這班女孩兒即便跟著師父回去，她也就同了一眾姐妹來到上頭。寶玉也只得跟了上去。又談了好一會，王夫人也便回來，外面賈政、賈璉也回到書房中去了。卻說賈璉見這府裡的規模氣局，比前大不相同，卻只是辦事的規矩倒有些不順。為什麼呢，一應公中支發，無非是黛玉處的銀錢，黛玉卻在瀟湘館中，賈璉不能時刻過去商議，一切事務總須問問蔡良，蔡良雖則知規矩，垂了手說話，但則蔡良這個人也精明到二十分，賈璉分毫不能瞞他，卻暗地裡受他的號令，也不能挑他的短處，差不多自己的才分也趕不上些，如何挑得。因想起自己的光景，從前夫婦兩人來到這邊，原也是個權宜的局面，也只靠著老太太的庇蔭兒。而今不是這個時候了，長久接下去也不是件事情。若是辭了這邊回到那府，也沒有一點兒的底子。又打量著黛玉的為人，從前個個說她尖酸，而今變得像兩個似的，行的事這樣開闊，難道記著恨沒有一個安頓我的地方？倒不如趁此向賈政說明，一面將帳房交割，一面討一件辦得來的東西，隨他們的發付，倒也是個知己知彼的情理話兒。因此就逐一逐二地趁了閒空，細細向賈政回明。賈政開首疑心他有什麼別的緣故，及至說明了，倒也只管點頭。就同了他到老太太房中，請王夫人、李紈、寶釵商議。王夫人也說：「平兒的事情併著探春，商議將來親家姑爺到京，也就要接她回去，平兒一個人終久照料不來。看林姑娘的聰明才分，比從前的鳳姐盡著的跨得過她，又是公中一應支發統是她那邊的，大勢也不得不然的了，不如全個兒交給她。這個話我也不便說，倒像他們圓過房，一家子的事全個的料在她身上。不如等珠兒媳婦同她去妥當商議，她兩個本來說得來。就是安頓璉兒的地方也商議了，難道林姑娘近日這些光景倒肯委屈了璉兒？大家瞧她待襲人的光景就是了。」賈政連連點頭。又商議了議事的地方，依舊在園門口三間小花廳上。一則近了黛玉，二則內外俱便。王夫人、賈政商量停當，李紈便到瀟湘館來。見了黛玉，略略地說了幾句家常，就將賈政、王夫人的話一總的述將出來。黛玉只推年幼未諳，李紈盡著勸，黛玉也只有謙遜的分兒。李紈終是曉事的，就說道：「你的意思我也盡知道了，我自然要替你回去。只是大勢兒趨到這上頭，上頭也沒有什麼法兒呢。」

李紈就到上頭來回復了。賈政、王夫人很知道她謙遜的道理，只得明日再談。到第二日，黛玉過來，王夫人就留住她。等賈政下朝回來，大家見過了，賈政當先說起這個話來，黛玉也只謙遜著，李宮裁又讓著寶釵。王夫人就笑道：「大姑娘，我卻有句話兒，咱們多是自己的人兒，而今一家子的事情誰不仗著你，便是那府裡，再有姨太太那裡，也靠的你，你就盡著讓，也不過讓的名兒，況且通是幾個姊妹，誰不知道誰。大媳婦呢，原也穩當不過，寶丫頭呢，也還細心，只是心口慈軟，誰不怕她？你知道的，這裡不論什麼事情，人總要打算我們，不是你如何對付的過！你若過於推遜，我也沒有別的話。不過從良外甥到京以後，我們十分過不去就是了。」賈政也說道：「很是呢，雖則至親忘形，誰也到不了這個分兒。」

黛玉聽見說起這樣的話來，就站起來道：「舅舅，舅太太，說到這個話兒，甥女就當不起了。甥女的意思實在為的是自己年幼不諳練，所以請大嫂、寶姐姐擔當些。而今兩位大人一定吩咐著甥女，甥女也不敢辭了。至於璉二哥呢，不要說曾經送過甥女到南邊，幫著甥女辦過先人大事及運司衙門一切交代，就是璉二哥在咱們府裡，也沒有辦差了什麼事情。便說為了鳳姐子鬧過饑荒，這鳳姐子也為的府裡出多進少，打些小算，上了些小人當兒，也干連不上二哥哥，怎樣的不叫他管事呢。而今甥女卻有個愚見，不知說合來中聽不中聽。」

賈政、王夫人道：「原該大家商量。」黛玉道：「甥女愚見，既然交給甥女，往後這府裡一切事情，統是甥女一個人拿主，連那府裡同姨太太那裡，也交給甥女。只將這府裡原先產業一總交給璉二哥，單單的管這個進帳，每月提出百金與二哥哥用度。他房基裡也一樣的在公中支發，這個進帳卻也按四季交給甥女查查，不要被人隱瞞過了，只是有進無出，往後去原會長起來。再則甥女稟明二位大人，這府從賴大以下有臉兒的人也多，就祖宗遺下來的人也不少，既然吩咐著甥女，卻要聽著使喚。依了規矩嚴肅整齊，不許錯了一步的。若有錯誤，重則官法，輕則家法，卻也不能饒讓分毫。」

賈政就喜歡起來，道：「好孩子，你真個的能夠這樣，就是我賈家的祖宗有福，只當替你母親盡了孝吧。」王夫人也喜歡得很，說道：「我們這個大姑娘叫我心裡怎麼不愛她敬她，她安頓的璉兒也好，單則是她的身子兒單弱，寶丫頭、大媳婦，你們通是好不過的，大家也幫著的照料些。」

李紈本來和她好，寶釵一則好，二則又為著娘家現仗的她，也很感激，一齊笑起來道：「太太便不吩咐，我們也疼著她。」

黛玉也笑道：「我原也仗著你兩個護身符呢。」真個一家和好，大家喜歡。賈璉、平兒也樂得很。賈璉笑道：「表妹操這個心，誰不喜歡。就是我呢，哪裡還敢推辭。」便指著平兒道：「她往後儘管快活了，也還該盡點子心力，大家幫扶著，存不得半點子的懶才好。」

黛玉也笑道：「可不是呢，也要煩二嫂長在一處提清我。」

平兒笑道：「這個還等姑娘吩咐的，便是周瑞家的也要叫她過來討個差。」當下眾人用了飯，揀一好日子定見了。到這一日，就逐件的交代過來。黛玉接過來一毫不查，只說：「送到房裡去，閒著瞧瞧就完了。今日一天，還請平嫂費個心兒。」

賈政等仍舊往外書房去，王夫人卻請了姨太太、邢夫人、尤氏及喜鸞、喜鳳等過來，分了兩席，玩一天牌兒。這黛玉也只陪著玩牌，並不發一號令。只有這府裡的各執事家人及家人媳婦巴巴的等候著，總沒有一點子信息。到了客散後，黛玉就告訴賈政、王夫人道：「蒙兩位大人這種吩咐，甥女再也不敢辭。只是甥女還有句話兒要回明。」

就把紫鵝同寶玉還沒有圓過房，再三地問著她，她要拉鴛兒。鴛兒的為人原也好，並不是寶玉有什麼拉扯。單則是事情上大家幫著，要請舅舅、舅太太問寶姐姐，要這個人給寶玉收了，也就大家的幫著辦事。賈政、王夫人、寶釵都依了。倒弄得鴛兒躲起寶玉來。黛玉就回到瀟湘館中，蔡良就上來替眾人請示。黛玉吩咐：「明日一早晨議事處伺候。」

眾人就戰戰兢兢地回去了。到了第二日早上，黛玉先往上房請過安，就過來到議事廳上坐下。先叫蔡良傳出規條去，共有十四條：

第一，兩府裡的奴才，子孫便做官，自己不許換名字受誥封，違了朝廷的制度。家常也不許違借服色。進府來主子賞坐，只許拿著墊子坐在地上，也要叩過頭謝了坐才坐。賴大看了，先就懼怕起來。

第二是家人們有敢假主子的名在外招搖撞騙，不論旁人告出、上頭訪聞，除即送官重治外，即將所有房業交上來。

第三是家人們親戚朋友不許混入冊籍，頂名當差，便有兒女出戶，不論批准沒批准，出去未出去，見了主子壞不得規矩。

第四是家人們一概布衣，不許綾羅綢緞，坐的車不許飛沿後擋，牆門兒通改做兩扇門。

第五是家人們領的月米月錢，照舊加二倍支領，預支一月，不能多支，稍有預支，及經手人通同作弊，支一罰十。

第六是家人們婚喪一切事情，照舊加五倍支領，不許同事中門會拉扯及拉外帳。

第七是家人們上班時候，回話的所在，不許錯一刻，過一步，違者處四十板。

第八是家人們通報親友，不許疏慢，不許結交，違者處四十板。

第九是家人們買辦各帳，日有日總，月有月總，一總會交總理蔡良，逐日送呈。

第十是家人們四季衣服，加倍賞給，不許典當借押。

第十一是家人們除有正經執事的，不許用三爺四爺，便是自己澆裏他也不許，現即查明攆出。

第十二，凡各莊各鋪各字號，有家人們的分例一總送到上頭，不許照舊按股派分，只揀出力輕重，隨時分別賞他，上頭也不留這一項的存餘，也逐年賞完了這一項。

第十三，家人們不許有分毫店帳，有一罰十。

第十四，家人們得了不是，不許同事代求，違者一同處治。這榮國府自賴大、林之孝以下，一眾人都看見了，駭得申了舌頭縮不進去。

黛玉又吩咐紫鵲、晴雯：「我同寶二爺的事全交蔡良家的同襲人兩人，叫他上下班替換。這裡的事我也不用費心，只交你兩人便夠了。紫鵲很細心，管進帳。晴雯很有個殺伐，管出帳。鶯兒很伶俐，一面管著太太們往來的許多事務，遇著你們倦乏的時候，誰乏了便替著誰。柳嫂子總管內外廚房。有應手的人兒不拘男的女的，憑著她報名上來。單升家的、柏年家的、林之孝家的、汪福家的、徐喜家的、周秀家的、周瑞家的、吳昌家的、曹誠家的、卜勝家的十個人分做兩班，管出進上下回話。蔣涵、焙茗、茗煙、李瑤單侍候寶玉。」

這黛玉各項分派已定，便叫蔡良出去傳男婦家人分班上來。眾人駭得了不得，就小小心心恭恭敬敬先後到院子裡，磕了頭。真個的烏雀無聲，整齊嚴肅。黛玉只問一句：「統曉得了麼？眾人齊聲答應了一個「是」。黛玉就說：「守著規矩，上去。」賴大等走了出來，一齊伸頭咂舌的道：「這才算見了個主兒。」

賈政、王夫人只說黛玉要整頓一天，叫人過去跟著打聽。一會兒就走過來回復說：「差不多大姑娘要上來了。」

把賈政、王夫人直喜歡地說不出來。賈璉、寶玉等也只管點頭。李紈、寶釵也笑道：「實在這個林丫頭剪絕得緊。」正說著，只見林黛玉從從容容沒一些兒事的走將上來。賈政夫婦也贊不出來，只笑著道：「真個吩咐得快，誰還不服著你。」黛玉笑道：「舅舅、舅太太，規矩在那裡，他們敢不守著。」

黛玉回到瀟湘館來，再吩咐將大觀園各景亭及山子樹木一切重新收拾。這些看守各院的老婆子，仍舊是老田媽管稻香村，葉媽管蘅蕪院，各人照舊依了探春、寶釵派的，照舊管理。隨請李紈依舊住稻香村，寶釵、寶琴、香菱同住蘅蕪院，探春、邢岫煙住含芳閣，李紈、李綺住綴錦閣，史湘雲、惜春住籠翠庵，喜鸞、喜鳳同住瀟葛山，紫鵲、晴雯、鶯兒同住怡紅院，紫菱洲、桐剪秋風二處都安了榻，預備內眷們另有不速之賓。大觀樓、藕香榭二處做了公所。黛玉自己仍舊住在瀟湘館。各內眷有回去的，各人留一個丫頭看守。各院內另有小廚房、小茶房，統是柳嫂子一人管理，一應月錢統加五倍支發。梨香院一班女樂，統交襲人。這大觀園裡就比從前益發熱鬧起來。柳嫂子也得意得很，只是早早晚晚弄些體己的吃物送給晴雯，怕紫鵲、鶯兒怪起來，一送總是三分。晴雯天性是個爽直的，再三的攔她，當不起柳嫂子的心腸，見晴雯多吃一些兒都是好的。盡著攔，她哪裡肯聽。晴雯也很孝順她，看見她諸事親身，就說：「我的媽，你坐坐兒吧，盡著我的臉兒也盡著照看得你。你年紀也一年一年的上起來了，我做女兒的瞧著心裡還受得麼？」

柳嫂子也感激，倒底只是手不住腳不住的，說道：「姑娘帶我上了這個地方，好不替你爭個臉兒！」

晴雯就益發的疼她了。且說曹雪芹自從移林良玉那邊，賈政幾次自己過去，要拉他回來，當不得林良玉、姜景星再三留住不放。賈政又去坐定催著回同，曹雪芹也卻不得情，只得移了過來。這年是恩科會試，寶玉已經錯過場期，賈政只想曹雪芹過來勸著寶玉做些應試的工夫，寶釵也再三的約了黛玉，彼此勸寶玉用功。這黛玉卻是另一種的性情，只要父母夫妻長長守著的過，積些忠厚陰德，培些根基，漸漸地超脫塵凡，證他仙果，那些浮名榮耀真個的看做了浮雲一般。以此口裡雖則答應了寶釵，卻並不十分地勸，只常常地推他到寶釵那邊去，任憑寶釵怎樣的勸。自己卻反閒閒散散的，會會湘雲、惜春，講講元理上的功夫。可恨湘雲只是笑著，說她兩個總還走不上這條路兒。寶釵一心一意要寶玉求名，就說道：「你從前說個天恩祖德，只要上了一步，便從此而止。我很知道你的話單為的林妹妹一個人兒，而今林妹妹是一塊了，你還想從此而止，也斷斷不能。上頭只有你一個兒子，怎麼樣盼著你，又不逼著你，你也可該存心兒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你們呢，原改不過祿蠹的脾氣。若說混幾句詩文兒，騙個進士，也不算難，但則是場期已過，下科甚遙，誰又耐煩到這個上頭。」寶釵又再三地日日夜夜勸起來。寶玉要回到瀟湘館中，黛玉、晴雯那邊，兩個人又拒住了，還有王夫人閒著便說印，寶玉也就厭煩得很。不期這年會試榜發了，天子將進呈文字逐一看過，嫌它平平無奇，忽憶起從前看見的寶玉鄉舉文字來，便查問前科走失的第七名舉人賈寶玉曾經招著沒有。及至奏明瞭在家養病，錯過會試之期，現在病痊居家等因，聖情大悅，即命將賈寶玉欽賜進士，一體殿試。報到賈家，舉家大喜。賈政隨即帶了寶玉入朝謝恩，回來免不得又是一番慶賀。賈政便叫寶玉跟著曹雪芹著實地用功。聖恩如此高厚，不要辜負了，快快地做殿試功夫。那鄉試的主司房官也來苦勸。賈政又約了林、姜二位過來切磋。王夫人、薛姨媽、寶釵自不必說。連黛玉也只得慫恿了好些言語。寶玉也就不得不用功了。誰知殿試策問，問起《漢書》的列傳，寶玉就將《列女傳》大加議論一番。讀卷官見這一卷不諳體裁，雖則寫作兩絕，不便進呈，列於二甲十名之外。幸虧朝考的詩賦題趁手冠場，考了第一，就用了庶吉士之職。賈政也甚喜歡，卻也不知這個緣故。直到讀卷官與林、姜二人說明了，方才得知。王夫人只叫瞞過了賈政。寶釵、李紈等只說印呆。獨有黛玉心裡倒覺得合意。為什麼呢？黛玉這個人玲瓏剔透，沒一事情不知道。打量得寶玉這個光景，斷然不能為官辦事。就到翰林衙門裡，也多有翰林裡的能員，如何走得，也防的有人擠他。不小心地完了這件，不高不低，逍遙自在，也完了父母的盼望，也沒有什麼別的差使，可以守著自己家園。所以心裡頭倒覺合意。就是寶玉議論的列女，說王霸、姜詩之妻應入《獨行》，曹大家、蔡文姬應入《儒林》，曹娥、叔先雄宜合傳，也是個不磨之論，讀卷官拘泥不識，未免委屈了他，倒反與寶玉兩人私下大發感慨。寶玉也許黛玉為第一知己，連曹雪芹也不能賞識到這個分兒。寶玉自從受了官職之後，也不能不謁師會友，偏是派的教習盡著地送些詩賦課題過來。寶玉哪裡放在心上，無不過黛玉、寶釵替他寫作而已。這時候已近天中佳節，角黍、蒲酒也就熱鬧起來。一日，王夫人、李紈、黛玉、寶釵、探春、惜春等正在上房，只見平兒帶一個人，提了一籃野菜，一籃葡萄、沙果兒、山榴、紅酸棗兒，又是好幾個粟梗簽成的小籠子，放些知了、螞蟥兒，鼓翅踢腳吃著些絲瓜花兒。平兒便笑嘻嘻的說道：「這是巧姐兒的乾媽劉姥姥送來的，說這兩籃野菜山果，送給太太嘗個新，還有一袋的高粱，一袋的蕎麥仁兒，這幾個籠子送給小哥兒玩玩的。」

王夫人等倒也喜歡得了不得，就說道：「難為她老人家，她老人家來瞧瞧我就夠了，怎麼還要帶這些東西來。她而今在哪裡，為什麼不同了過來。」

平兒笑道：「她也要過來呢，在我那裡已經講了好一會子。咱們就叫周瑞家的快快去同她過來。」周瑞家的聽見答應著，就去了。原來平兒十分細心，怕的劉姥姥為人村野老實，怕她不曉得黛玉、晴雯回過來的事情。一見了面，格外驚疑，說合些不吉利的話來，所以留她在房裡先給她說明。惹得劉姥姥合掌念佛不已，就說道：「咱們的老太太，咱們的二奶奶，為什麼不一同回轉來，怪可憐兒的。」

平兒又悄悄地告訴她說：「姥姥，見了她兩個不要說合回轉來的話。」姥姥只管點頭，也還挽著巧兒問了好些話語。見周瑞家的過來，說是太太請她。姥姥就站起來，同過去。王夫人等看見了就帶著笑站起來。王夫人笑道：「姥姥長久不見了，你還硬朗。」劉姥姥合著掌，彎著腰，一轉的過來，道：「好太太，好奶奶，好個有福有壽的。」看到黛玉，就抹抹眼睛，細細地打量她一番，道：「好個有福的林奶奶，真個還是這樣的。」又道：「晴姑娘呢？」晴雯就笑答道：「姥姥，怎麼不瞧見我？」姥姥回轉身來，見晴雯便道：「果真的還是這位晴姑娘，好個有福氣。」

王夫人便拉她坐下，道：「姥姥，為什麼長久不來？」姥姥道：「告訴太太知道，我哪一天不想進城來？我們屯裡人家，天天

趕的地畝上的活計，一天一天地趕。咱們年紀上了的，也要替替他們年輕的。到底腰也軟了，腿也笨了；又遇著颶風下雨，泥地便要栽幾跤。太太你瞧瞧，我這條脖子風麻著還沒有好，叫板兒去討個膏藥貼上，也沒有什麼效驗兒。腳底下越較得重，要搭個牛車，統是裝滿了糧食，坐不得一個人兒。真個的，進個城好不容易。」

劉姥姥又揉揉眼道：「太太，我不瞞你說，到這個府裡，就想起從前的老太太好個仁慈有德，年紀比我還小幾歲，怎麼樣不再活幾年，可不是壽元也高了。」王夫人也揉揉眼道：「這是我們做媳婦的沒福，不能夠服侍她百歲康強，難為你老人家還記著她。老太太從前原也待得你好，怪不得你想著。」姥姥道：「可不是呢，還有咱們家姑娘那樣待我好。」

平兒、探春恐怕提起鳳姐兒，觸著王夫人的傷心，便道：「姥姥，你老人家好記性，從前咱們在園子裡玩的時節，你可還記得？」姥姥道：「記得明明白白，跟過去玩了兩遭，而今園子裡光景還好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新收拾了，很好的。我幾時再同你進去玩玩。」

姥姥只管謝王夫人。一面講著，黛玉、湘雲、寶釵、寶琴、惜春走到外間多商議遊園，李紈也跟了出來。只聽得劉姥姥說道：「太太，我這番來，想著從前老太太和那些人兒，個個都記得。還有鴛鴦姐姐給過我幾件衣服，我收著沒有肯穿；就是妙師父給我一個茶鍾兒，也好好地藏在那裡。我才回過了平姑娘，知道她兩位的苦惱，我心裡頭也不知怎樣難過。」王夫人歎息道：「好個有情有義的姥姥。」

這裡黛玉等聽著，也都點點頭。黛玉、惜春便拉了湘雲，問她兩個。湘雲只笑著，不肯說，惜春追緊了問她，湘雲便笑道：「你們說妙師父當真被盜劫去了？古來許多仙佛，到了遁跡潛形，百般幻化，不拘水火盜賊，哪一件不變化出來？不是這樣，如何跳出紅塵，只怕妙師父現在極樂處逍遙，鴛鴦姐姐也同在那裡都不可知。」

黛玉、惜春等便知道她兩個人各成正果去了，也將遊園的事情約定，重新進來。姥姥道：「太太，你們這裡不要說遊園，就這裡大房大院，咱們看著比遊廟還好呢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咱們天天悶在這裡，倒想往你們屯裡去住幾天，看看野景，眼睛兒也醒醒。」姥姥道：「太太說的要往屯裡去住幾天，咱們屯裡人家，好不囉唆，一扇板門兒推進去，豬圈也在裡頭，狗圈也在那裡，還怕扒手兒招個把雞兒，連雞房也在那裡。風起了，什麼都吹過來，那氣味還了得！我到了這裡，真個的到了天仙福地呢。」

王夫人便說道：「姥姥，你也難得進城來，這會子多住幾天去。」

劉姥姥道：「我也想在這裡多住幾天，只是鬧乏了太太，怪過意不去的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你不嫌怠慢就夠了。」黛玉看見王夫人喜歡劉姥姥，就叫擺起飯來，就一同的吃了飯。劉姥姥道：「我最喜愛的是你們大人家的這樣規矩，你看整齊得這樣。我們屯裡人家有了豆腐就算葷，小孩子搶起來，鬧得了不得。還有條板凳兒，斯文的也只騎著坐。也多搖著飯碗走著吃，一根生蔥兒大家嚷。我老人家年紀老了，倒喜歡靠著門迎著涼風。那小孩子還淘氣，叫他們拿些涼水來泡飯，要就倒上一滿碗兒。」王夫人、黛玉、探春、寶釵都笑，說道：「倒樂呢！」

劉姥姥又道：「我在屯裡頭托人進城打聽，說是從前掛了一塊玉的哥兒也大了，說同一位哥兒都做了什麼漢廳官，我們也聽見地方上有什麼糧廳、捕廳官，這個漢廳官誰大誰小呢？」王夫人等就笑死了。劉姥姥道：「也乾的什麼事情？」王夫人笑定了，告訴她道：「這個漢廳也同糧捕廳差不多大小，他乾的事情守是皇帝家學習著的書房小子。」

劉姥姥便合掌道：「啊喲喲阿彌陀佛，怪不得說皇帝比天一樣大呢，這樣的哥哥做書房裡的小子，也還要學呢。」

王夫人與劉姥姥講得有趣，便與寶釵、黛玉說明日要同劉姥姥逛逛大觀園。兩人也喜。黛玉便同李紈到寶釵處商議，現今端午節近了，弄什麼玩意兒熱鬧一番，大家都想不出。揭開《歲時記》看看，只好造兩隻龍舟起來。還恐怕寂寞，也扮一個鞦韆船，也完了寶玉的願，就吩咐連夜扮起來。這大觀園池子裡荷花最多，只怕礙了龍舟，倒曲曲折折刪了些荷花，開出一條龍舟往來的水路。滿園裡綠蔭甚濃，但聞鳥語，惟有千葉榴花開得如火光耀眼。那金絲桃諸品也爛熳照人。黛玉便叫管事的將酒席設在藕香榭，將四面洋簾捲起，撐起了青網遮陰，天氣雖已炎熱，卻喜的水面上有風過來。王夫人便請薛姨媽、香菱、邢夫人、喜鸞、喜鳳過來。同著李紈、黛玉、寶釵、探春、惜春、湘雲、寶琴、邢岫煙、李紈、李綺、尤氏、平兒、紫鵑、晴雯、鶯兒等次第過來。叫傻大姐扶著劉姥姥。那姥姥倒也不要扶，一路上看著這些綠蔭，實在地爽心滌暑，倒也不用動一動扇子兒，一直地走到藕香榭。王夫人叫薛姨媽、邢夫人、黛玉、寶釵坐了一席，自己同劉姥姥、探春、惜春坐了一席，其餘姐妹俱各挨次坐下。丫頭們送些果子兒來。黛玉就叫晴雯送一條哈密瓜與劉姥姥。姥姥看了一看，就道：「好個南瓜，配得著麵糰兒燒著吃。」

眾人已笑了，晴雯笑道：「姥姥，你就這麼嚐嚐看。」姥姥道：「姑娘，我們雖則鄉里人家，也不生吃著南瓜，這不比山芋呢、生柿呢。」晴雯便吃一塊與她瞧瞧。劉姥姥道：「這也奇了，南瓜又是生吃得的。」也就吃一塊，便說道：「太太，到底算什麼瓜，這樣配口？」王夫人便笑著告訴道：「哈密瓜。」姥姥道：「大別姑，是了是了，是鳥身上的了，怪不道呢。」眾人大笑起來。隨後便是各人面前一碗醒口冰燕湯。劉姥姥用筷撩起燕窩絲兒，盡著瞧，說道：「這不是涼粉造的麵條子，為什麼扣得這樣短？」眾人都笑到了不得。劉姥姥吃了些，點點頭說道：「味兒倒也好，怎麼又和了些雞皮兒，難道一個雞光光的長這個皮？」邢夫人笑道：「姥姥，為的可口，把雞肉去掉了。」

劉姥姥放了碗，合起掌來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而今肥雞兒一百個大錢一個，就是童子雞也得京錢一百二。我們村裡人家，上了五十畝外的分兒，到過年才宰一個呢。」

王夫人等倒也點點頭。又吃些果點。王夫人打量她的吃量還好，將一碗冰凍酒燭清火腿移在她面前。劉姥姥盡著看，就拿出一塊布手巾來抹抹手，放了箸，揀些好的盡著吃。眾人忍不住大笑起來。只聽見蜂腰橋那邊風吹一陣細十番過來，便是女孩子扮的鞦韆船過去，一上一下打得好。過後，便是一隻青龍，一隻金龍，打著鑼鼓，一字兒地蕩過來。那龍舟上也蓋著金閣銀樓，揚著顧繡旗、香雲蓋，閃著孔雀，錯錯落落掛了無數銅鏡玻璃，空著綠樹垂楊，往來達轉，也遠遠地看得出《離騷》上的摘錦句兒。那邊賈政等只同了林、姜、曹、白諸人在凹晶館賞玩。自薛姨媽以下，俱各賞物事與這三隻船上的人。王夫人高興得很，就站起來道：「咱們今日一定要行個令。」劉姥姥連忙說：「不會的。」

薛姨媽、邢夫人道：「姥姥不要慌，你便不會，咱們幫著就是了。」

就擺起長桌，四面坐起來。叫龍舟、鞦韆也回去，只叫女孩子在棠木舟中清曲小調罷。當下眾人坐下來，取個盃盤，擲下去，數著點子，該是寶釵做令官。寶釵要讓邢夫人，王夫人不許，寶釵只得喝了一杯，叫鶯兒過來，擲一下，便宣出令來，道：「我這色子擲一下，數得哪一個，再擲一下，合著點子，切著這人，配著牌兒名說一句曲子。大家看這個點子數到晴雯妹妹了，等我再擲一下子。」便說道：「一么在中心，三紅圍一陣，合著一個齊敬陣，一旦內家奴婢，十年相國夫人。」把晴雯羞得不得了，喝了酒，也擲一擲，數到黛玉，又擲一擲，晴雯便道：「一紅初吐處，三五月圓時，合著一個賞花時，俺這裡富貴神伸天付之。」

黛玉心裡很樂，先喝了酒，接過來擲下去，數到薛姨媽，又擲一下，說道：「三六一三水流糕，合著一個惹波查，鬆蔭萱花一樣垂，陰庇兩家。」

王夫人眾人齊聲說：「好，巧得很。」薛姨媽接來喝了酒，擲一擲，數到王夫人，又擲一擲，說道：「雙六雙紅，■班序次，合著一個朝天子，國威儀拜玉墀。」也切得很。王夫人謝了姨太太，喝了酒，接過來擲一擲，數到寶釵，又擲一擲，說道：「三紅如列錦，一二比佳人，合著一個醉花陰，比肩人桂子蘭孫。」寶釵喝了酒，擲一擲，數到劉姥姥，再擲一擲，說道：「兩三連一樹，兩四配雙花，合著一個攤破地錦花，」便停一停，笑道：「姥姥，我是個令官，由著我，這底下一句要你自己講。」

姥姥笑道：「我實在的不會講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那不能，隨你講什麼統算得就是了。」

姥姥也笑道：「好奶奶，我就講，只是我底下擲出來也要奶奶替我講才好。」寶釵也點點頭。劉姥姥道：「我還記得從前在這

裡說過『結一個大倭瓜』，也押著韻，還是這個吧。」眾人大笑道：「虧你老人家好記性，這不算。」劉姥姥只得說一句：「盼我們媳婦的褲腿裡掉下一個小哇哇。」惹得眾人大笑。劉姥姥喝了酒，擲一擲，數到惜春，再望著寶釵道：「這擲定要二奶奶說的了。」就擲下去。鶯兒就說：「了不得了，混神通來了，咱們姑娘講吧。」寶釵看了一眼，整齊得四個全紅。鶯兒道：「說了這個該收令了。」寶釵便讓惜春喝了酒，自己也喝了收令酒，說道：「全排在瑤京，金閨第一人，合著一個簇御林，東皇著意東風緊，恰好是韶華仲春。」

王夫人見天氣也熱，酒也多了，就散起來。晴雯等也因劉姥姥酒量有限，曾經醉入怡紅院中，也不十分去強她的酒，便就各人各自去散步閒逛。到了晚涼，浴罷，大家換上輕紗衫兒，姑嫂姊妹重新聚到藕香榭來看夜龍船。這兩隻龍船通是五彩畫紗及各樣玻璃裝起，陪著燈船簫鼓，從這些碧蓮葉中綠藤蘿裡一曲一曲的蕩將過來。過橋時，也不免拆了再裝，只到了煙水迷離綠雲圍繞之處，盡著的往來盤旋。寶玉也和在裡頭，不住地叫好。這些姊妹們各人帶著丫頭，到處捧了些冰泡的西瓜、蘋果、鮮藕等品，跟著玩耍。姊妹們趁著晚涼，撲了些香燥的粉，盡著走到山坡橋頂閣道等處，遠遠的看這夜龍舟。那些芳官們一班兒女孩子，也適適意意地在這兩隻燈船內隨意吹唱，順著風飄出一派的笙歌簫鼓之音。只見一隻金龍一晃一晃地側轉來，眾人倒嚇了一跳，原來是這班弄船的女娘們獻本事，要做一個吞珠戲海，眾盡皆稱奇。那青龍也一旋一旋地轉起來，做一個拿雲舒爪。眾人一發稱妙，只叫快賞。那一晚直玩到三更時分，方才的各散。

王夫人很愛劉姥姥，一連留了二十多天，還要拉住她秋涼了去。劉姥姥再三要回去，只好由她，也與她說定了巧姐兒的親事，黛玉又送她百金，給些衣服。劉姥姥千辭萬謝地去了。王夫人還說從前巧姐兒的事很虧了她。這鶯兒的吉期五月內不利，直到六月初旬方才擇定。那知鶯兒執定了意，不肯替著紫鵑。這一夜，寶玉倒反與紫鵑作合了。

寶玉重新說起從前的紫鵑怎樣為了黛玉一會子哄印，到後來又惡聲惡氣地不理他，怎麼而今也一床了，就無般百樣地替他玩。紫鵑也只是笑得了不得。次日，寶玉還要賴在那裡，被紫鵑推他過去，晴雯也幫著紫鵑推到鶯兒房中去。這府裡也一樣的唱戲喝喜酒。只有襲人暗暗裡只管傷心，看看舊日姊妹一個個正名定分起來，自己好不惶愧。寶玉也偶然替她玩笑幾句，只恐怕招了忌的，不敢出一聲兒。又是晴雯只管借影兒罵小丫頭子，說是水蛇腰的，狐狸似的，花紅柳綠的，字字兒打在襲人心上，哪裡敢招攬一句，只有背人後暗泣而已。

卻說寶玉到了鶯兒那邊，雖則見熟的人，鶯兒卻十分害著臊。被寶玉關上門拉她說話，鶯兒也無可奈何，只得低著頭答應幾句。寶玉也不忍去鬧她，就說起出門時許多的話來，彼此都也歎息。寶玉忽然想起鶯兒結絡子的時候，說寶釵有五件好處，天下人統不如她，始終沒說合來，就要她說這五件。鶯兒笑道：「你要知道哪五件麼，我就告訴你。」

不知鶯兒說合什麼五件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